

金匱要畧五十家註

魏家修
張氏

金匱要畧五十家註卷六

海門吳隱亭考槃編纂

瘧病脈證治第六

師曰瘧脈自弦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弦小緊者下之差弦遲者可溫之弦緊者

可發汗鍼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

吳謙曰弦小緊者之小字當是沉字

趙以德曰今觀此篇雖未盡內經諸篇論瘧之詳然亦取其一二立方以明其治

此條叙脈固亦未盡瘧脈之變然舉其自弦則自之一字已該其脈之要何則弦

者少陽甲木之象也瘧邪客於營衛之間與衛氣合而病作寒熱者正隸少陽半

表半裏之分所以少陽為瘧之舍故弦乃瘧疾之本脈也於是少陽引邪退而就

陰陰則寒寒則遲進而就陽陽則熱熱則數寒用溫而熱用涼可知矣此明表裏

進退乘其虛實而調之者也復言小緊與弦緊汗下之者此又明表裏之有實邪

而攻之者也浮大者以明病不在表裏而在上者也非若內經之謂瘧脈大虛者

斯因其浮而用吐也弦數風發者非前多熱之所云乃更論其熱之變而未從火

則風生風得火則旺旺則尅土火發木搖必先實脾實脾莫如資以飲食消息寒

涼之味以止之此乃明其病在中者也仲景凡一言一字皆立準繩學者詳之

喻嘉言曰少陽乃東方甲木之家。故其脈主弦。此不但初病之脈乃爾。即久瘧正虛。脈不鼓指。而弦象亦隱然在內。所以仲景云瘧脈自弦。由首及尾。脈之屢遷。縱不同。而弦之一字實貫徹之也。瘧邪之舍於營衛。正屬少陽。半表半裏。始之似瘧。非瘧。與後之經年不解。總一少陽主之。蓋瘧發必有寒有熱。其寒熱之往來。適在少陽所主之界。偏陰則多寒。偏陽則多熱。即其純熱無寒。而為瘧瘧溫瘧。純寒無熱。而為牡瘧。要皆自少陽而造其極。補偏救弊。亦必返還少陽之界。陰陽兩協於和。而後愈也。施汗吐下之法。以治實熱。施和溫之法。以治虛寒。無非欲致其和平耳。

徐忠可曰瘧者。半表裏病。而非驟發之外病也。故內經曰。夏傷於暑。秋必痎瘧。又曰。先傷於寒。後傷於風。為寒瘧。又曰。先傷於風。後傷於寒。為溫瘧。又曰。在皮膚之內。腸胃之外。唯其半表裏。則脈必出於弦。蓋弦者。東方甲木之氣。經屬少陽。乃傷寒之陰脈。而雜證之陽脈也。證在表裏之界。脈亦在陰陽之間。故曰瘧脈自弦。自者。謂感有風寒。而脈唯自弦也。於是脈既有一定之象。而兼數為熱。兼遲為寒。此其大剛也。若治之法。緊亦寒脈也。小緊則內入矣。蓋脈以大者為陽。則小緊而內入者。為陰。陰不可從表散。故曰下之愈。遲既為寒。溫之無疑。弦緊不沉。寒脈而非陰脈。非陰故可發汗。針灸也。瘧脈緊弦。而忽浮大。知邪高而淺。高宜越之。故曰可

吐。雖然半表裏者。少陽之分也。少陽病禁汗吐下。而瘧何獨不然。乃仲景亦出汗吐下三法。謂邪有不同。畧仿三法。以為驅邪之出路。非真如傷寒之大汗吐下也。不獨汗吐下不可恃。邪既留連難出。即藥亦不可恃矣。故仲景既曰弦數者多熱。又申一義曰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見多熱不已。必至極熱。熱極生風。風生則肝木侮土。而傳其熱於胃。坐耗津液。陽愈偏而不返。此非可徒求之藥石。須以飲食消息止其熾熱。即梨汁蔗漿生津止渴之屬。正內經風淫於內。治以甘寒之旨也。

周禹載曰。人之瘧證。由外邪之入。每伏於半表半裏入而與陰爭則寒出而與陽爭則熱。故寒熱往來主少陽。謂兼他經證則有之。謂全不涉少陽則無是理也。仲景曰瘧脈自弦。正以脈之數遲小緊浮大皆未可定。要必兼弦。弦為少陽脈也。夫邪犯少陽。與衛氣併居。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故邪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內薄。內外相薄。是以日作。若氣之舍深。內薄於陰。陽氣獨發。陰氣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也。又曰以飲食消息止之者。蓋久病以養正為先也。

魏念庭曰。瘧病者。寒熱病也。寒熱兩見而病實一邪。一邪在少陽經。介於半表裏之間。欲出太陽透表不能。則熱欲入陽明歸裏不能。則寒。淺者邪但在少陽之經。深者則入於足少陽之膽腑。邪淺者病淺而發速。一日一作。邪深者病深而發遲。

問曰一作甚則三日一作亦如傷寒厥陰證厥深熱深厥微熱微之旨也其為病必外感風寒於太陽以病於表又必內傷溼熱於陽明以病於裏風寒在太陽者入於少陽之半表溼熱在陽明者出於少陽之半裏風陽邪寒陰邪在表之邪本二而入於少陽之半表則成一邪矣溼陰邪熱陽邪在裏之邪亦二而出於少陽之半裏則亦成一邪矣故傷寒在太陽分風寒二邪在初入陽明亦分風寒二邪之因在少陽則俱合一無可分晰瘧病乃少陽病亦如之也且傷寒之少陽乃自太陽陽明遞傳者而瘧病之少陽乃自太陽陽明兩投者故在表可分言風寒而在裏必分言溼熱又不同於傷寒自陽明傳入之邪辨其風寒來路矣故合言其溼熱二邪而陽明之自內出於少陽者可明矣合言其風寒二邪而太陽之自外入於少陽者可知矣內外俱陰陽二邪相雜而合一之邪故為病寒熱並見而祇在一經也脈自弦者病在少陽木氣應之脈應其象純而不雜也兼見之脈而附於弦者瘧以少陽為主也弦數者內傷於熱者多也傷於熱則陰虛故多熱也弦遲者內傷於溼者多也傷於溼必陽微故多寒也此瘧之內因也弦而小緊者小為積緊為實不可作內寒論也下其積破其實則內因於積實之邪者除矣弦而遲遲亦寒也緊為表寒遲為裏寒也宜溫其寒則內因於寒邪者除矣弦不細而但緊者緊見於弦中則浮緊也浮緊為外感之邪也外感於表可發汗又緊為寒

可鍼灸解其表溫其裏而外因於寒邪者可除矣。浮大者浮候表亦候上。大為盛亦為實。實盛見於上邪在高分也可吐之。乘其勢而湧出以除其內因實盛之邪也。弦數者弦為風數為熱風生熱而陰敞熱生風而裏虛理之以飲食消息益其津液養其裏陰而風熱內因之邪自除矣。此仲景就脈而分言其治法為瘧家立振綱挈領之治也。

尤在涇曰瘧者少陽之邪弦者少陽之脈有是邪則有是脈也然瘧之舍固在半表半裏之間而瘧之氣則有偏多偏少之異故其病有熱多者有寒多者有裏多而可下者有表多而可汗可吐者有風從熱出而不可以藥散者當各隨其脈而施治可也。

陳脩園曰此言瘧證不離少陽以弦脈為主隨其兼見者而施治也蓋瘧雖有三陰三陽之異而其舍總不外乎半表半裏之間少陽主乎半表半裏故其脈必弦而弦中之兼見者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一隅可以三反也至於因證施治弦小緊者以其小而知其裏可下之而差弦遲者多寒無有疑義即可溫之弦緊而不小者知其表而不在裏可以發汗鍼灸也弦而浮大者知其邪在高分可以吐而越之弦數者多熱治則宜清而熱極生風當知其為風發也若以上因脈施治諸法治之而猶不止更當以飲食消息止之即難經所謂損其脾者調其飲

食適其寒溫之旨也是又為久瘧虛瘧者立一大法也。徐忠可魏念庭諸家之解俱誤。

考槃按

瘧發寒熱之多少及作日之遠近素問論之甚詳當參觀之

病瘧以月一日發當十五日愈設不差當月盡解如其不差當云何師曰此結為瘕瘕名曰瘕母急治之宜鑿甲煎丸

趙以德曰內經云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氣數者所以紀化生之用也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然人之三陰三陽上奉之而為之應焉是瘧有發於月一日者至十五日則一氣終人氣亦更故瘧氣隨變而散設有未愈則至月盡又歷第二氣終其天之月以應人之血月再生魄血亦更新邪當從其更新而解矣若又不愈則是營氣內著不得流行與日月度數相應而肝藏血血并其邪歸之於肝是以瘕母多結在脇下由是用柴胡行氣鑿甲破血為君餘二十一味佐之行血補血散結導滯而已雖然天人氣候之相應者大法如是然人之稟質有強弱邪中有輕重質弱邪重雖不內結瘕母亦至連月者有之質強邪輕不待一候即差者亦有之不可一例論也

喻嘉言曰天氣半月一更天氣更則人身之氣亦更瘧邪自無可容矣否則天人

月已生魄矣。元氣何以不生。以為邪氣不盡耶。而月已由滿而空矣。邪氣何以不盡。此必少陽經氣衰弱。不能送邪外出。所主之脇肋。外邪盤據其間。結為窠巢矣。設不急治。必至滋蔓難圖。乃知仲景急治之法。真須臾不可緩也。

徐忠可曰。瘧邪居少陽之分。不內不外。此衛氣所往還也。衛行陰陽。瘧邪憑之更實更虛。則正氣之相勝。自不外天之陰陽為消長。天氣以半月而更。故曰以月一日發。當十五日愈。設不差。當月盡解。謂月自虧而圓。又退而減。又進而生。魄則天氣之生可知。邪氣之消亦可知。設又不差。則正氣漸充而不受邪。乃從脇肋肝分假物成形。故曰此結為癥瘕。然前此邪無依據。陰陽變易。愈日可期。既有癥瘕。則邪憑之以自固。而有根。故曰瘧母。既可自無而有。則必自微而巨。將邪勝正消。漫無愈期。故曰急治之。宜鼈甲煎丸以去之。

鼈甲煎丸方

鼈甲分十二

烏扇分三 味苦寒 氣

黃芩分三

柴胡分六

鼠婦分三 味酸溫 氣

乾薑分三

大黃分三

芍藥分五

桂枝分三

亭陸分一

石韋分三 味苦平

厚樸分三

牡丹分五 味辛寒 氣

瞿麥分二 味苦寒 氣

半夏分一

人參分一

紫葳分三 味酸寒 氣

蜚蠊分五 味鹹寒 氣

阿膠分三 味甘平 氣

蜂窠分四 味甘平 氣

赤硝十二分氣味鹹寒

蜣螂六分熱氣味鹹寒

桃仁二分氣味甘平

右二十三味為末。取鍛竈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俟酒盡一半。着蠶甲於中。煮令泛濶如膠漆。絞取汁。內諸藥煎為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

徐忠可曰。藥用蠶甲煎者。蠶甲入肝。除邪養正。合鍛竈灰所浸酒去癥。故以為君。小柴胡桂枝湯大承氣湯為三陽主藥。故以為臣。但甘草嫌柔緩而減藥力。枳實嫌破氣而直下。故去之。外加乾薑阿膠。助人參白朮養正為佐。癥必假血依痰。故以四蟲桃仁合半夏消血化痰。凡積必由氣結。氣利則結消。故以烏扇葶藶利肺氣。合石膏瞿麥清邪熱而化氣散結。血因邪聚則熱。故以牡丹紫葳去血中伏火。膈中實熱為使也。

魏念庭曰。主以蠶甲入厥除血分作主。腦破癥瘕。瘳久瘧。佐以丹芍阿膠。養肝經之血。柴胡桂枝。升少陽之邪。血足陽升。為瘧母之滯者可通矣。硝黃紫仁。驅熱下泄於大便。葶藶麥。驅熱分泄於小便。熱去而瘧母之聚者可開矣。參夏厚樸。以固氣燥土。使下泄者去邪而不傷正也。鼠虻蜂蛭。以破癥除癥。兼通利小水。使下泄者不止於熱。且兼除溼之用。是一方而固氣燥土。養血升陽。破癥消熱。滲溼消癥。一舉而無義不備。誠從緩而治之神方也。焉有瘧母可以留中作祟者乎。迨瘧母既除。而其標病可隨證已之。覆巢之餘。無完卵矣。

尤在經曰。瘧邪假血依痰結為癥瘕。將成負固不服之勢。驚甲煎丸行氣逐血之藥頗多。而不嫌其峻。一日三服。不嫌其急。所謂乘其未集而擊之也。

唐容川曰。瘧邪本伏於營血之中。衛氣會而始發。故久則營血結聚而為瘧母。衛氣不通而為留瘧。是血為瘧母之主。瘧屬衛氣所生。乃瘧母之兼有者也。故治瘧母以攻利營血為主。而行瘧降氣為輔。知此則知仲景此方破血之藥。所以獨多。總是治營以通衛也。

師曰。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瘧瘵。若但熱不寒

者。邪氣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燂肌肉。

瘵音旦。○按此節與用素問原文未言治法。疑有脫簡。

趙以德曰。瘵之寒熱更作。因陰陽之氣互為爭併。若陰氣衰少。則離絕真陽。先自

退處。不與之併。而陽亦不併於陰。故陽獨發但熱而已。其少氣煩冤。肺主氣。肺受

火抑故也。手足熱者。陽主四肢。陽盛則四肢熱也。欲嘔者。火邪上冲。胃氣逆也。內

藏於心者。心乃五藏陽火之主。故陽盛則宜寐而藏之外舍分肉之間。消燂肌肉

者。消萬物者莫甚於火。火甚則肌肉燂矣。然此條因無治法。自後條治溫瘵者觀

之。亦可治此瘧瘵者也。何則。白虎湯退熱藥也。分肉四肢肉屬脾胃。非切於其所

舍者乎。又瀉肺火。非救其少氣煩冤者乎。設其別有兼證。豈不可推加桂之例以

加別藥乎。仲景於此雖不言方治。蓋可知矣。

喻嘉言曰。內經謂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瘧瘧。仲景之重引其文。另有妙義。蓋從首條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抽絲引絮。而出其證。謂弦數之脈。熱盛生風。必侮土而傷其津液。由少陽而入陽明。兩經合邪。其熱倍熾。倘不能以飲食消息急止其熱。則熱之移於胃者。必上薰心肺。少氣煩冤。而心肺病。手足熱欲嘔。而胃自病。所以繼之曰。邪氣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燂肌肉。蓋傷寒病三陽合邪。其來如風雨。令人莫當。而瘧之在少陽。苟不入於陰。而但出於陽。迨至兩陽合邪。亦豈能堪之耶。欲知消息而止入胃之熱邪。真聖法也。

徐忠可曰。此即節夏內經肺素有熱。而偶受風寒。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但熱不寒之瘧瘧也。故仲景似叙似釋曰。肺熱氣實。及發時陽盛。總是陰氣孤絕。則陽氣獨發。獨發則熱甚。熱甚則傷氣而少氣。氣少而熱不散。則煩冤。陰絕則手足熱煩冤不已。則嘔。此瘧瘧所由名也。若但熱不寒之故。乃獨發於陽。氣不及陰。則病全在陽。上焦受之。上焦唯心與肺。但熱故知邪氣內藏於心。熱及肌膚。故知外舍分肉。壯火食氣。故知必消燂肌肉。然則心氣既熱。不先燂肺。而為外熱何也。蓋肺氣素實。邪自外來。故曰藏於心。與心虛而熱收於內者不同。故不能燂肺。但外熱。然至消燂肌肉。則久而漸及肺矣。

魏念庭曰。瘧者火毒也。小兒熱結之毒曰瘧。又黃瘧之病亦此瘧。皆熱盛於裏之義也。熱盛於裏則陽盛於少陽之半表裏而陰不勝。斯退伏不見。故但熱不寒。然此熱豈無所根係而發哉。師又為明其發熱之原曰。邪氣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今人消燂肌肉。則心者其熱發之原。而分肉者其存邪之宅乎。心臟也。屬裏。分肉。軀殼也。屬表。瘧為少陽病。何屬於心。而邪又在少陽之經。何云屬軀殼之分肉間。不知師謂邪氣內藏於心者。言發熱之原。非瘧之原也。瘧為寒熱兩見之證。今但熱不寒。是心臟有熱。以附乎瘧。而陽增盛。陽氣既盛。則周身分肉之間皆熱。邪瀰漫。反奪瘧病寒熱之勢。使陰甘於退避。而陽獨見橫肆也。故師首明之曰。陰氣孤絕。陽氣獨發。正見瘧之為病。本寒熱兩見之證。而附於他端則變矣。陽盛者。陽偏。陰盛者。陰偏。遂失正瘧之形狀。而另立門戶。不得不別其瘧名。以諦之。此瘧病之所以雖同在少陽。而岐路多端也。其證既為陽盛。則少氣煩冤。壯大食氣。而心神不安也。手足熱而欲嘔。心有積熱而四末蒸灼也。且其邪既舍於分肉。則必耗分肉之陰。而心臟有熱。又為耗陰之本。津枯液燥。肉削肌瘦。師定其消燂肌肉。為陽盛陰衰深慮也。主治者必當加意以固陰矣。

尤在溼曰。此與內經論瘧瘧文大同。夫陰氣虛者。陽氣必發。發則足以傷氣。而耗神。故少氣煩冤也。四肢者。諸陽之本。陽盛則手足熱也。欲嘔者。熱干胃也。邪氣內

藏於心者。瘧為陽邪。心為陽藏。以陽從陽。故邪外舍分肉。而其氣則內通心藏也。消燂肌肉者。肌肉為陰。陽極則陰消也。

黃坤載曰。瘧瘧但熱不寒者。緣其陽盛陰虛。肺火素旺。汗出竅開。風寒內竇。浸居皮中。閉其衛氣。衛陽鬱發。熱傷肺氣。手足如烙。煩冤欲嘔。以陰氣先虛。而客邪又淺。是以但熱無寒。其熱內蓄於心。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燂肌肉。是則瘧瘧之義也。

陳脩園曰。內經所論之瘧瘧。撮其大畧。以肺素有熱。而偶受風寒。藏於心。外舍分肉。表則寒而裏則熱。緣陰氣內虛。不能與陽相爭。故但熱而不作寒也。師不出方。余比例而用白虎加桂枝湯。以白虎清心救肺。以陰裏熱。加桂枝調和營衛。以驅外邪。誠一方而兩扼其要也。然此節與內經稍異。師又畧節經文。不言及外感風寒。以陰氣孤絕。陽氣獨發二句為主。內有桂枝。又未中的。師於此等重證。而不出方者。欲人尋繹而自得也。

陳雲石曰。下節白虎加桂枝湯。是內經所言之瘧瘧。非仲景所云之瘧瘧之治也。仲景未出方。似可借用。

竹葉石膏湯之類。而梨汁甘蔗汁亦可以佐之。

唐容川曰。陰氣指少陰心腎也。心腎之陰虛。故熱而少氣。心中煩冤。邪氣能入於心。而內藏於心中。皆少陰陰氣孤絕之證也。陽氣指太陽膀胱也。水中之陽。化氣為熱。以衛周身。今獨有陽氣。則為純熱。合於陽明。則手足熱。合於三焦。則欲嘔。外

舍於腠理分肉之間則令肌肉消燂。治少陰宜雞子黃湯。治太陽宜白虎湯。後世如清瘟敗毒飲一方可以兼治。

溫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嘔。白虎加桂枝湯主之。

喻嘉言曰。內經言溫瘧有二。但先熱後寒。仲景所名溫瘧。則但熱不寒。有似瘧瘧而實不同也。瘧瘧兩陽合邪。上熏心肺。肺主氣者。少氣煩冤。則心主脈者。陽盛脈促。津虧脈代。從可推矣。溫瘧脈如平人。則邪未合而津未傷。其所以但熱而不寒者。則以其人素有痺氣。營衛不運。故瘧之發於陽。不入於陰。即入而陰亦不受。所以骨節煩疼。時嘔邪氣扞格之狀。有如此者。惟用白虎以治陽邪。而加桂枝以通營衛。斯陰陽和。血脈通。得汗而愈矣。

徐忠可曰。內經論瘧。除瘧瘧為禁言。止有先寒後熱。先熱後寒。但熱不寒三項。故止有寒瘧。溫瘧。瘧瘧三名。其溫瘧二段。似有淺深之分。不知先熱之瘧。不恆有。因與寒瘧辨先後。複提在前。乃即冬邪藏腎而發。必先熱者也。非另有先傷於風在皮膚腸胃間。與後傷之寒亦在皮膚腸胃間。而發時純異冬傷於寒之溫瘧也。然則先熱之溫瘧。其熱多正與瘧瘧同一機局。故仲景止挈一溫瘧二字。而下所註則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嘔。皆瘧瘧之證。但曰脈如平。以比瘧脈。自弦者有別。謂冬不藏精而受邪之溫瘧。與肺素有熱而加外感之瘧瘧。皆邪不專少陽。故主

以白虎加桂枝湯。是從太陽陽明之例為治。而專清上焦之熱。溫瘧較瘧。瘧似病發於腎。不宜專治上焦。不知溫瘧遇暑汗泄。邪氣與汗皆出。則既出之餘邪。亦唯治上焦表分為急矣。蓋邪原自表來。則從表驅出之為正耳。不然。仲景溫瘧二字。謂指先熱之溫瘧。則冬傷腎之溫瘧。仲景豈真列之虛損而不出方乎。此之溫瘧方。若謂專治冬傷腎之溫瘧。故不明言治瘧瘧。豈瘧瘧非瘧而不出方乎。內經有仲景止出一方。內經有瘧瘧。仲景又不出方。而合證於溫瘧中。亦中是瘧。餘註層層駁辨。可謂精矣。

鮑念庭曰。溫瘧者。熱積於內。陽盛陰伏。無寒但熱之證也。然其人不純是內發之熱。惟其外感之風寒鬱於表分。故內生熱而發外。所以骨節疼痛煩渴。見外寒內熱之因。不同於外無覆冒。從內自主之焰。為猛烈實甚也。所以其脈如平人。此溫瘧之邪淺者也。然同為陽盛陰虧之證。不容不救。陰以濟陽。同用為熱多寒少之治。仲景以白虎加桂枝湯主之。以秋令之涼肅。治內熱之薰蒸。如夏月溽暑方殷。而天未涼風。應然其來。又何陰不漸滋。而陽不漸斂乎。心藏之邪以清。分肉之熱以解。瘧瘧之熱毒固可除矣。即如平人脈之溫瘧有骨節疼痛煩一證。熱由表邪所鬱。加桂枝而表邪亦可解矣。

尤在涇曰。此與內經論溫瘧文不同。內經言其因。此詳其脈與證也。瘧瘧溫瘧俱不寒但熱俱嘔。而其因不同。瘧瘧者。肺素有熱。而加外感。為表寒裏熱之證。緣陰

氣內虛不能與陽相爭。故不作寒也。溫瘧者。邪氣內藏腎中。至春夏而始發。為伏氣外出之證。寒蓄久而變熱。故亦不作寒也。脈如平者。病非乍感。故脈如其平時也。骨節煩疼時嘔者。熱從腎出。外合於其合。而上并於陽明也。白虎甘寒除熱。桂枝則因其勢而達之耳。

黃坤載曰。素問瘧論曰。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故先熱而後寒。亦以時作。名曰溫瘧。溫瘧者。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燔。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衰則氣復反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溫瘧先熱後寒。緣冬月中風。泄其衛氣。風愈泄而氣愈閉。遏其營血。鬱而為熱。復傷於寒。皮毛斂束。而衛不能泄。營熱更鬱。營血司於肝木。而生於腎水。冬時腎水蟄藏。而肝木已枯。此熱遂藏骨髓之中。至春乙木萌生。陽氣大發。骨髓之熱可以出矣。而外為寒束。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燔。肌肉消滅之時。腠理發泄。邪可出矣。即不過大暑。或有所用力。煩勞氣逆。汗流。邪亦出矣。熱邪與汗皆出。表裏如焚。於是陽盛而陰虛。物極必反。陽氣盛極而衰。復反故位。陰氣續復漸而翕聚。是以寒生。此溫瘧之義也。溫瘧即瘧瘧之輕者。其熱未極。則陽衰陰復。能作後寒。是謂溫瘧。熱極陰亡。後寒不作。是謂瘧瘧。曰身

無寒但熱。仲景指溫之重者而言。即瘧瘧也。骨節者。身之谿谷。腎水之所漸清。熱極水枯。故骨節煩疼。嘔者熱盛而胃逆也。白虎湯清金泄熱。益氣生津。桂枝行經而達表也。原按風寒在表。故熱藏骨髓。桂枝散風寒引骨髓之熱外達於皮毛也。

陳脩園曰。骨節煩疼時嘔而脈平者。難經所謂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病也。脈平而至以白虎加桂枝湯者。憑證不憑脈也。

白虎加桂枝湯方

知母兩

石膏斤

甘草二兩

粳米合

桂枝三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周禹載曰。桂枝陽藥也。何以用於但熱不寒之證。不知用白虎以大清氣分之熱。即少加桂枝以通營衛。未為不可也。

魏念庭曰。內熱治以辛涼。固為兩解表裏。而加桂於少陽病中。使熱邪得以升散為解散。又不同於太陽病熱證之用白虎也。或問心臟內藏邪氣。何以桂枝為對。答曰。用桂枝少許於白虎湯中。總為少陽病計也。水氣非桂枝之辛香。不能由半表而達於太陽之表。與心臟無涉也。加桂枝總為少陽起見。所謂瘧病多端。而不離少陽為治也。知此方可與言治瘧之理也。

唐容川曰。身無寒但熱為白虎湯之正證。加桂枝者。以有骨節煩疼證。則有伏寒。